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目錄

司馬遷

報任安書

伯夷傳

屈原傳

答壺遂問

自序

史記律書

東方朔

客難



非有先生論

李陵

荅蘇武書

桓寬

鹽鐵雜論

主父偃

論伐匈奴書

嚴安

言世務書

徐樂

論土崩瓦解書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

新安少川

報任安書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
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
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
敢如是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
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
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

女爲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闕雖材懷隨和行
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黜耳
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
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 雍恐卒然不可
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
魂魄私恨無窮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爲
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
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
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

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
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
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
鞞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
乘爰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况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
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
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
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
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

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
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
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
庭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
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廼欲仰首信眉論列是
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
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
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
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

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
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
財廉取予以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
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
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
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
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

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
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
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
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
攻而圍之轉聞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
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軫無不起顰流涕
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
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
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
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杜
夫絕其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
無可柰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
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
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
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
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
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

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卅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

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疆

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羈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曷足惟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

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孫子臚脚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
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
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
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
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
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
聞考之行事錄其終始興壞之理九百三十篇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

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
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
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
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
戮笑汗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
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
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
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
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
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

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
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
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謹再拜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旣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噐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老予以
醢哉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Blank columns with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疆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

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

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

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

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怠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

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
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
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
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
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
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
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
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云云於是懷石遂自投
汨羅以死

答壺遂問

司馬遷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爲何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

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
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
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
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
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
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貴遭
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
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爲善爲之
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
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
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
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

予之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自序

司馬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
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
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
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
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
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劔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
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

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賾玄孫卬爲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代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爲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

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鄙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畧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子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

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

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今抽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
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
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
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
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
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
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

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
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
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
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
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
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
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

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
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
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
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
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
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
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
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

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
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
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
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既科條之矣并時異
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
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
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作三十世家扶義
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
九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

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
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夫後
世聖人君子

史記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
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
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
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
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恠哉兵者聖人所
以糾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
之獸見犯則校而况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
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
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

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迺興迺廢勝者
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
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
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
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
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
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
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夏桀殷紂手搏
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

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
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
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
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
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
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

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
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
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噐雖克所願動亦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
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
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
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鷄吠
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
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
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
稱有德君子者邪

答蘇

東方朔

答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
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
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
效明白甚矣庸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
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
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
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

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鳩飛且鳴矣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
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其
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
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黈纁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
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
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
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

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
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
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
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
時者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
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
聲哉猶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孤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

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惑於大道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
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
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
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
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
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今先生進無
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
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

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
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
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者有悖於目而拂於耳
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悅於目而順於耳快
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
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
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
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
盡忠愍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
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

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
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
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并
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
以進其身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
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爲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
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
說色微辭愉愉煦煦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卽志
士仁人不忍爲也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

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
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
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
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
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
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
懼然易容捐薦去凡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
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生體

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
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
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
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
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
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
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
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之以遇
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繇繇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虛空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荅蘇武書

李陵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
 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
 昔者不遺遠辱還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
 不敏能不慨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
 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常鞞毳幕以禦
 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為歡
 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
 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
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并爲
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
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
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
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
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
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
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

異方之樂祗令人悲增怛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
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
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大
漠之外入疆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搃旗追奔
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
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
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疆踰十萬單于臨
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
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
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
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
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
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得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
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
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
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

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
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爲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
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耻曹
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
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
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
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趙醢鼂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并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
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畧蓋天地義
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表此功
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
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
於伏劔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比之野丁年奉
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唯此天下所希
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
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
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
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尚如
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
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
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
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
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

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
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
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
德音李陵頓首

鹽鐵雜論

桓寬

客曰余觀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
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尚仁義或務權利異哉
吾所聞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
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
俊并進四方輻湊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
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
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
者陳其詞閭閻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
觀矣然蔽於雲霧終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

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說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雍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燥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主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薄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惡然大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卽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論伐匈奴書

羊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怠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

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
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無委積之守遷徙烏
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
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
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
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
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

粟起於黃騰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
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
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畧
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
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
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
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秦嘗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歐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有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乂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秦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采淫秦
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
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
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
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
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
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
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
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旣
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并爲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
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
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
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虞示不復用元
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
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
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

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火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

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并趙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欲黼夷朝夜卽降羗燹略歲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
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
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
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
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
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
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
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
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計也

論土崩瓦解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
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
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
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
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
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
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
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
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

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爲禽吳楚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

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困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商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

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
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
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
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
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
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四

